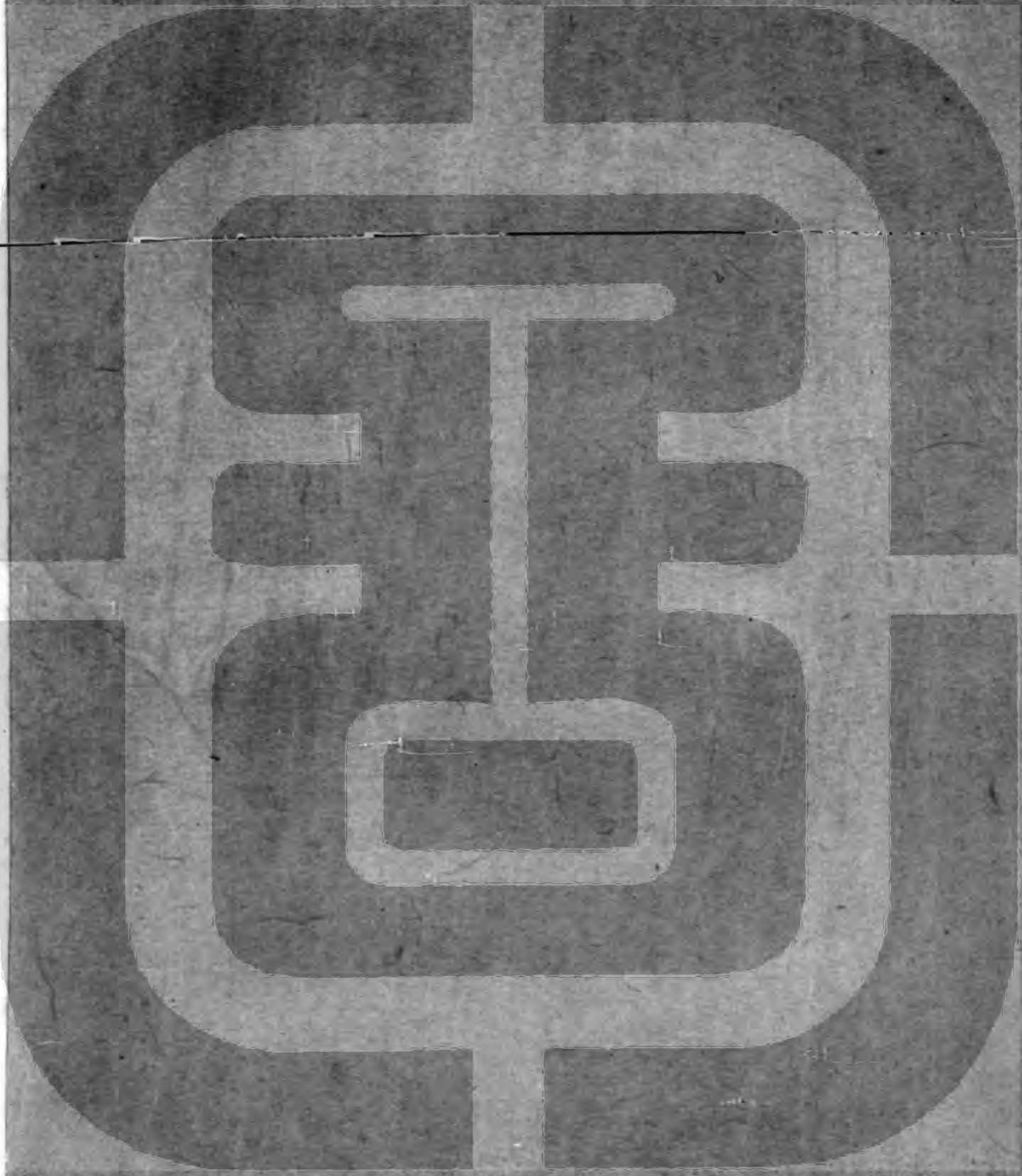


汲古閣十七史

三國志 第捌册終

養和閣藏本

第陸函



吳書十一

三國志五十六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爲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爲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爲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旣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爲

漢時平定將
所學孝廉
三學將公金
漢所

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粵由拳無錫毗陵為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將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覲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數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為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為陳安危江表傳載治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計逆繼世廟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為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為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眾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無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郭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困之以飢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為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賁由此遂止權常歎治

供上疑有脫
字

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陽深地頗有姦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其飲宴鄉黨以為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素為校尉領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吳書言曰才字君業為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以父任為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為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使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為恭畱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天才子琬襲爵為將至鎮西將軍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

高月沛等云
然五州郡云
先主劉家
佳語然可
謂為人

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為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
今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為臨川郡然為太守臣
之案此郡尋罷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公出濡
非今臨川郡須然備大場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別與
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
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
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
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
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
為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為然
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
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

此舉則子然
都昭也

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
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
比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
盡因與敵交通謀為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
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眾攻石陽
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
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
兗州牧頃之以兗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
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為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
而退赤烏五年征柤中襄陽記曰相音如租稅之租柤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
里瑜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
城西山鴈河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要遮險
水陸良田河南之膏腴沃壤謂之柤中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

少章云此書以謂王沈等所撰史也

此書以謂王沈等所撰史也

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孫氏異同評曰魏志及江表傳云然以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為寇所破胡質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於魏為正始二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並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為赤烏五年耳九年復征祖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群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為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為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

少章云此書以謂王沈等所撰史也

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為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為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為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眾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

各字本非

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
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
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
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為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
春恪向新城要績并力而畱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
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
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為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
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
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為治行喪
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為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
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

關外吳為世宗
莊廟如王廷業

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
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為袁氏覬候
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
辛矣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
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陽湖熟領
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眾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四
後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吳遷都督江表傳曰策從容獨與範基範曰今將
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範在遠聞網紀
猶有不整者範願斬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眾立功於外
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
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使釋禱著
袴褶執鞭詣閣下啟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眾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是時下邳
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強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
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
陳禕死袁術使瑀領揚州後術
為曹公所敗於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
又從攻
攻術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

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為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為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為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江表傳曰範與賀齊奢麗夸衒服飾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論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初苗身無夷吾之先但計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壯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取復言初

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

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

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

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

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

流涕祀以太牢江表傳曰初權移都建業大司馬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峻退席曰臣未解指

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

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

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

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辦護修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奇趣非孤私之

也服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為郎後範寢疾拜副

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翼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關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大元元年大風江

銜按吳言小吳吳伯可誌

特丹府

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爲太子右部督太子卽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爲驃騎將軍平西官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爲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爲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殮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

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爲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僞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旣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軍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耶今仁旣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

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臬，復為秦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秦，燒營而退。遂臬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為元帥，全琮與桓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眾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為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為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

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為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恥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綜意以為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始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況將相乎？語曰：「得一夫而失一國，縱罪虧刑，失執大焉。」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

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

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姦逆臣疾當自

愈吳錄曰桓奉鴈曰臣當速去願一將陛下髮無所復恨權馮桓性護前恥為人下每

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嘆志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強識與

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

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

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

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張慎章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

驃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大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

鶴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簾為夏掩揖讓而坐君子修飾其容曰南嶽之幹鋪山之銅

應機命中獲隼高壘三人各隨其日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

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

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

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

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憎定見之復過所聞十

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偽不可

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

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

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

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吳書曰異又隨諸

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太平二年假節為

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孫綝所枉害吳書曰綝要異相見將往恐陸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

捨注中快

據字不誠

侯字本

績咸有將領之亦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懼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昔曰當若指歸以羅之益重兵以助之其言曰若若三萬人其
更必對詰曰今今北土未一途云殆命宜且與之若救其有請
三平文允時判密書與吳裕令自收吳表呈於書因刺其對不四
意對詰吳裕父黜魏軍魏曰本味李支會亦良之更嚴視聞十
二千人蘇如趁小中神首樓百數對左統軍對與命文輝籍樓蘇
吳書中書置書對更以時若之魏為魏家書吳以良率其手不

吳書十二

三國志五十七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

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

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

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

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

然後見納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惑王方平誣言疾來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朗

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別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

友之禮身詣翻策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

明府用烏集之眾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

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

及古制

記字本

陳琳檄吳文云
虞文清疏疏
仲翔姓名存折
翻文清之名注
家未入詳之翻
別傳曰敘云二
考曰中太守款

策謂翻曰舉
賢任能我之政
卿此言謙也據
不徒空翻名策
待之甚厚有
過之乎不也

仲卿亦行可
三百里

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畱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耳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

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今策下馬此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耳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

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及大道得一鼓更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江表傳曰策討

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即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禱葛中與敵相

見謂歆曰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鄱郡故王府君歆曰不及也翻曰豫章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鄱郡又曰不如也翻曰討逆將軍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

南定鄱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欲明旦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引軍還

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

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畱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

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臣松之以為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銳之鋒俱非所能敵之名德實高於明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

華逆請服實由係策初起名微眾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服耳按吳歷載翻謂歆曰竊聞明府與王府

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答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許故因述孫策

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歆乃答云當去此說翻出為富春長策藁諸長吏並欲出

為勝也翻出歆遣吏迎策二說有不同翻出為富春長策藁諸長吏並欲出

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畱制服

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吳書曰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景業之從兄也屯烏

之命因令人告諭景會稽典錄載翻說景曰討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眾宜有孝廉翻已

與一郡吏士毀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為孝廉除害執事圖之於是景退臣松之案此二書

所說策亡之時翻猶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公為司空辟皆不

為功曹與本傳不同就吳書曰翻聞曹公辟曰盜匪欲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

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

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

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

所侵美寶為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

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

惟此本

及

身漢云孔融
稱其觀中物
空其室位蓋
學其室室
作者不

翻狂作凡亦
不紀幸天

則前此之殺者
有天子孫時
據之也

目有酒失何
以心天以據
所以不終卒也

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糜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
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
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
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允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
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魏將
于禁為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
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
呵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群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偽求
免邪權悵然不平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眾身為降虜
又不能死此君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所損猶為放盜不如
斬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一心者權不聽群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
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為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為翻設虛坐
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
刃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

惟宗本

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
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
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
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
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糜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
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
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
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
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
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
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翻別傳曰權即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
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
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轄毫釐罪惡莫
大不容于誅昊天罔極全有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

草字本

今皆不信信易曰
八卦作何甲乙也
云仰天怒界

在天成象易我
倚于仰甲也

信易曰信最佳
其此仲和

馬不及為遠甚
解曰過字不
及為中矣

日月從

非謂大易分由
與非不同即古文作
非謂分由言矣
漢書注云十美
唐成日用札抄
引為書度日初數
而此即非昧是而
視也非昧于古
非謂分由言矣

先信必此

求思信于者子門
下之有者

徐年有古人風

少字云徐年有
此字云徐年有
必女兒也徐年
或徐年有徐年
徐年有徐年

梅叔子與謝法謝
徐年有徐年有
徐年有徐年有

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官闕百官之富不觀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又為老
眾民之謠傍聽鐘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罪

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

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

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欽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世前人通講

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疏闕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

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乞

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轉

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

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

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爽號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

章首尤可怪矣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請孔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

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秦鄭玄解

尚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歸

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珪古印似同從誤

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愚心此類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

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柳分北三篇北古卯字又訓北言北猶別

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王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額面謂之解衣古篆卯字

反以為味其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自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

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註訓言天子副璽璽皆不得稱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

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卯注注璽璽皆不得稱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

學校傳平將來臣竊恥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於地無可與

語死以青蠅為弔容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

解玄頗有綴錯更為立注并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臣松之案翻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注宋本

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眾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

友善終成顯名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

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固在襁褓中

關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固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

溫翻與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寒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為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

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為左御史大夫孫皓即位遷司徒皓悖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年

七十六卒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暉光祿大夫徐陵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

陵太守時朝廷俟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其見重如此陵

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為陵家訟之求與丁覽上清等為比權許焉陵子平字伯先童齒知

名翻甚愛之屢稱歎焉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思慮可與効力請平為丞稍遷武

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皆為盡力初平為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亡

走為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別為他軍所獲平兩婦歸宗敬奉情過乎厚其行義敦篤皆此類也

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

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江表傳曰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

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於

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歸葬舊墓妻子得

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者送喪還本郡使見子仕宦會翻已終歸葬舊墓妻子得

人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

人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

人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

人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

人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

人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

朱仲威為叔川
守故不承款川

劉下北本不
僅及漢行
文頭元執同
未子本財德也
上厚朱公留作伴

王莽數聘抗節不行
光武中興然後俯就
矯手不拜志陵雲日
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
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
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
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
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
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
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
寧識之乎有曰瞻仰景
行敢不識之近者人守
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
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
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
祿遁迹懸歎以求其志
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
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
竟三高其聰明大略忠
直審諷則侍御史餘姚
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
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
傅山陰闕澤學通行茂
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
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
齊勳成績著其探極秘
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
上虞吳範其文章之事
立言繁盛則御史中丞
句章任爽鄱陽太守章
安虞翔各馳文檄暉若
春榮處士鄞盧敘弟犯
公憲自殺乞代吳寧
斯敦山陰祁夷上虞樊
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
松楊柳朱承寧瞿素或
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
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
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
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
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
吳越地為會稽郡治吳
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
為郡而分治於此有對
曰劉賈為荆王賈為英
布所殺此而立東部都
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
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
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
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
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
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
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
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
太平三年歲在丁丑首
後仕朝常在臺閣為
東觀令遙拜清河太守
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
藝多通

還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曰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頴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邦嘗見鄭劉二答而未覩仲邦對也欽聞國賢思觀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舍香和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昔禹會群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繼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友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讐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鳳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孀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繁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強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暮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官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繁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交趾刺史上虞黎母俊拔濟一郡讓爵士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劭候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為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其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俊胸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謀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純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頴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即作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

臣廷后本
本注日

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為散騎中常侍後為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

會稽典錄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緜廢幼主迎立琅邪王休休未至緜欲入宮圖為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眾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緜不懌竟立休休初即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為散騎中常侍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

汜弟忠宜都太守

會稽典錄曰忠字世友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胤之年稱

將字本

王字本
三馬字詳

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為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
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弟中夏督景堅守不下城潰被害忠子潭字思與晉陽秋稱
潭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內

河間太守

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
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

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獵所譽依已成
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昂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
之昂廷尉尚書濟陰太守

武昌已上諸軍事昂先上還節蓋印綬
然後歸順在濟陰抑強扶弱甚著威風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

謝承後漢書曰康字季
寧少惇孝懷勤修操行

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
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稱治後拜廬江太守

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表術

術出橋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
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

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昔管
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

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
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

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
統事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

千人績既有蹇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
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

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
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

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

弟曰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敘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
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

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
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

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嶽嶽之中蹈履水火志懷
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勳苟非名貴則

三國五十七

世此字本

世此字本

世此字本

世此字本

世此字本

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諫魯人志其勇把婦見書齊人哀其哭名蒙聖朝斟酌前訓上
開天聰下垂坤厚襄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
曹掾卒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
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
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
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
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
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
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
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
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
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

以當人心也
厚有今日知
出諸古者故
于敵國則
夫當天以傳
版室侍說稱
侯天百則劫
任旅力者有
曰五藩乎

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
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
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
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之少是以忍鄙
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
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
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
既陰御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眾庶炫惑恐終不為已用
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
溫引致之以為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為清議見時郎署混
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叢選三署率
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汚

明帝覽

廷卿覽

皇朝府憲
之使令具
我

先生
此

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巳
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徇賈國恩
為已形勢揆其姦心無所不為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
廝吏嗚呼溫也免罪為幸將軍駱統表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
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官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
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
疾然臣周旋之間為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
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
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妒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
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
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
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

安漢元孫切
若明果可免
武果可畏哉

又引論
切

甲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
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吳錄曰彪字仲虞廣陵人也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
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溫權幽之
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溫虛已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
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
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溫
所為頭角更相表裏共為腹背非溫之黨即就疵瑕為之生論又
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攜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
祭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
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勅溫有急便
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
深計又殷曲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為之譚

恭庵云統所
謂意巧者也
亦操泥也天
上

安漢子持權
三志術在
折智德太美
年角揚也
為於法論也
往右為祥也
但播志不明
故統子由故辨
皆作天共甘茂
此六九法保

惜生耳

大云權之術根
補答人蓋說
以此
甚危云權特
信諾中傷耳
使和志能任
務就事折非
以未得定款必
有以子論之解
故換或慮或
乎

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
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
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救盛德宥
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
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眾人中見
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
輕者也國家不嫌與豔為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為最輕
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
則為勁寇將置平土則為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
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
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強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
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其譽

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
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敘已情亦使臣
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
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
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符其人
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隋
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
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玉靖內不
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為大怨此其
盡節之明驗也靖兵眾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不
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
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

卷四十四

身後不事
其母待其也
皆其後有使
之於天地

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眾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
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眾從層宮之內瞰
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
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
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為國誰其言欲為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
然以殿下之聰獻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
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
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
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
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不多智少華而
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開後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
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臣松之以
為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得張溫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為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
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各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褐韞寶操廉逃譽使才映一世聲

蓋人上冲用之道庸可暫替溫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躡
冠群煒燁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燒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哉文士傳曰溫姊妹三人
皆有節行為溫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
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為之贊頌云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為表術所害謝承後漢書曰俊字

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為郡吏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表術僭號兄弟忿爭天下鼎沸群賊
並起陳與此界奸慝四布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軍聚
飢困就俊求糧俊疾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之歸

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
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
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
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
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
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為
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

宋本傳歸統
世宗傳曰自王也

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
 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
 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為建忠郎將
 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
 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強富制威福為尊
 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胤為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
 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
 宜邦書曰眾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眾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
 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
 無已之役江堵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
 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賻老少有丁
 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

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
 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是輸
 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群惡
 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
 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
 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
 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

五多燧老 主後局本燧老作殘老

安漢王公遺集
卷之四

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
 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
 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能取
 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

劉先生遺傳
生道者

安漢王合道
言

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
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
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為建忠郎將
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
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強富制威福為尊
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胤為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
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
宜邦書曰眾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眾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
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
無已之役江堵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缺疫死喪
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賤老少有丁
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

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
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是輸
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群惡
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
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
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
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
也強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
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
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
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能取
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

安漢王合道
言

其時民初分
相安又難安天
少者其何使
子則管而名必詳
書而此猶則疑有
脫文統子名未為
時致士人皆感
中人孫休傳中有
司區叔野駱秀
即其人也別後
七後方

原字德因見
卓以綏領廣陵事

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
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
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
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
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
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
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
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雷濮陽逸沛
郡蔣纂廣陵表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迪孫瞻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
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綏為

早亡二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
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
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
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賴月
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泛愛中
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
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
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
制地謂之荒服言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
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
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
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

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
忍悄悄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群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
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
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
改規激以動眾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
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
遠今到其岨兵勢三分使強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
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
狙詐與北未絕動眾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
遠送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
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
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

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繁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

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

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

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

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

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

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

於宗脩惟瑁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廝涉又

籍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尚書

吳錄曰喜字文休瑁第二子也入晉為散騎常侍瑁孫曠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曠弟玩字

士瑤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

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嫗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孫河為縣長粲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為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

孤城對非兒
越遠信注中

養和閣費氏藏本

任文叔

特後綜

頗弗受

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還爲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縋絕，斷絕漂沒，著岨爲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祭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祭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柰何棄之？祭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祭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祭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悟，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

魏有孫資去
有孫資方改
國政皆用華
久何國可也

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
義形於色守之以死殷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而庚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
據因權寢疾弘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
復領兵為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
陽侯尚公主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
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
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
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
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吳書十二

吳書十二

三國志五十七

吳書十三

子抗

三國志五十八

陸遜傳第十三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

陸氏世頌曰遜祖紆字叔盤厥淑有思學守城門校

尉父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那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

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

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

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

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

陸氏祠堂像贊曰海昌今鹽官縣也

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

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

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

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

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

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基跣豺狼闕望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

三字疑
有誤

宋本不字嗣以
宗書校之

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
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
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
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為
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
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
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
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
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
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
不意自可禽制不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

但宗本

蒙陸大率具
惟以此

若亦不字嗣以
以宗書校之

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
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
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
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
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
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玉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
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為將軍之勲足以
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茂以尚茲聞徐晃等步
騎駐旌闕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
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
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
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

三

宋本

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卽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脫走蜀以爲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吳書曰遜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爲上將軍外侯猶欲令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以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

已封侯石猶以
茂才加榮也

艾北宗本

臣愚悽悽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竝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吳書曰諸將欲迎擊備遜以爲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將厲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能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也當令必

去石至其後
利速戰而後
進其後宜後
攻

諸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

行御覽

水陸並進則及
鋒而用舍則就
步則師老臣
漸見覺察險
以凶臣待其
受其手也

安陸無三人
亦有火攻一策
身仙之入已
合此故入其
傍以信相信
此攻必容石以
用之亦表權
及者將將猶
不肖也

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
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
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竝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
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
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往已久不得
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
諸將皆曰空殺兵取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
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
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鞞
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感之士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
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
一時畧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

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
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眾心
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畧大
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
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
恃不相聽從遜案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
對也諸君竝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
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想承望者以僕
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
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
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
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其克定大事者臣雖鴛鴦

大勝之後將臨
平情亦流傳
改持使又第一
有失利而功於
堂昭烈老于兵
濟河之固非若
曹仁之五而彭
可懼而志也
兵於西三公吳
督水色者中人
所勝成或後漢
以承突耳

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

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

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不

大台士眾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

出三方受敵也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五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

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命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

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

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

太守孫鮪誦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眾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為大

都督逆休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王上執鞭百司屈膝吳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休

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

琮為左右翼二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

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畧盡休還疽發背死

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

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為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

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

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

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時

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

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

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

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

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

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

魏志劉廙本
陽安人子
儀世論刑於
侍于世蓋景
御也前也

善示阻費民病才

周生本

字衍

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畧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眾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眾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朱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眾今江東見眾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愚以為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眾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

伯言固有此
欲此則中
可悉其文可
以不載

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讐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烏窳荒裔拒逆王師至今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強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闕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眾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耀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

齋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

臣松之以為遜慮孫權已退魏得專力於已既能張拓形勢使敵不敢犯方舟順流無復餘人休惕矣何為復潛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傷害俘虜一人未足損魏徒使無辜之民橫罹荼毒與諸葛淵濱之問何其殊哉用兵之道既違失律之凶且應其詐無三世及孫而滅豈此之餘殃哉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

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

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

臣松之以為此無異

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逸式錄兼領

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

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

密呈來書表聞撰眾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

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

免罷

臣松之以為邊將為害蓋其常事使遂式得罪代者亦復如之自非狡焉思肆將成大患自足虧損雅慮尚為小詐哉以斯為美又所不取

周祇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

召恐致賊寇而祇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祇攻沒諸縣

豫章廬陵宿惡民竝應遽為寇遂自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遂

徐事相傲事
立明並非得已
天
美卷三江東
諸將志皆
居凡若時
其功不貲
三將守使
宜規志界者
不少見伯言
敵先之成底
矣守地以部
陽之遠放不
陽之皆所同
不免作日長
卒士皆能不
相崇有心也
備去事此目
力將者所不
廣任作史者
可不載大抵
吳志短長未
知多其然也
徐公事錄

呂李他侍已
見似不之
後
我
去
信

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
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

權傳時謝淵謝玄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少修
德操躬秉耒耜既無感容又不

易慮由是知名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誑眾論
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天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辨而被開昧之誑望諸夫子
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為本

玷終為顯士淵之力也吳歷稱云謝玄才辯有計術強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強者未之有也故為國

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效亦為難也是以

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

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

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鑿寐惟君天資聰睿明德顯

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

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

之今以君為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傅常授印綬君其茂昭明德

修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

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竝闕中外職

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

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

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

師日磻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

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

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

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

譚顧承姚信竝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

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

假之板

登用八代三考
後信按此作信
乙切按此作手

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都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茂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天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諡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眾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取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

抗言以古信

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為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疆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疆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

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懼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闖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與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

功於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
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祐水軍督留慮鎮西將
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
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
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
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眾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
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眾
若將追者肇眾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
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
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
歡心晉陽秋曰抗與羊祜推倚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
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漢晉春秋曰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
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
餘糧栖歛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息也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

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
諫抗不答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況大國乎臣不
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祜無傷也或以祜抗為失臣節兩譏之習鑿齒曰夫理勝者天下之
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久淪狙詐馳於當塗權畧周乎急務負力從橫之人
臧獲牧豎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
之以力治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
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
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
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畧思五
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綱以羅強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乎江表
故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弘自吳之遇敵本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
晉德彌昌人積兼已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德闔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
心緝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侔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
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女保國而不浚溝池之
固信義感於寇讐丹懷體於先日豈設狙詐以危賢徇己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聞服之而不
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披數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積詐以防物臧獲之餘
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拯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

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

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

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

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竝旋受誅殛或圯族

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彊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

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勉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慙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

衛按治月不
十台疑至悲
注誤入正史也

四處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贏幣日夕難以
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
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
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
眾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
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願陛下
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
抗兵晏為裨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
流東下所至輒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
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文士傳曰陸景
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甥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
為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年景亦遇害時年二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景

步氏或減去
下國與本信云
自將吏以上所
清故其故方人
又言以此書為
報乎但三史為
將古來所忌
且抵聖本亦
與天存三國
之後不思日
石詳別註同
日結強備終
改斯卷五可
以作耳

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傳曰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機利
在獲二僮遂為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為吳王郎
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懷之生為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縠文藻之美獨冠於時雲
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于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為平
原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王構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
督王梓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驍旅單官頓居羣士之右多不厭
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宦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重數言其短穎不能納玖又從而毀
之是役也玖弟超亦領眾配機不奉軍令機繩之以法超直言曰陸機將反及牽秀等諸機於穎
以為持兩端玖又構之於內穎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弟耽並伏法機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名
諸夏並以無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為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初抗之克復關也誅及嬰
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曰
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為悼歎事亦並在晉書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權而克
之罔不如志子既奇遜之謀畧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
遜忠誠懇至憂國忘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
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本傳

十一 潘美具鑿而...

忠精懇

尚不

日

孫登字子高

吳書十三

魏川屯鳳...

三國志五十八

吳書十四

三國志五十九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拜登東中郎將

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

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

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

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畧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

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

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

抑復令整巾侍坐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

休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

衛等衛音道皆為賓客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吳錄曰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著論一士

皇族未嘗敗也

篇名曰矯非後為侍中出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孫皓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勳德俱茂朕所敬
憑宜登上公以副眾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為之隕涕鳳皇三年
卒子耀嗣立丹陽人衛南陽人吳書曰衛初為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
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衛及宣詔即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眾乃
服之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琮作賓友曰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
微則顧譚淑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衛乃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
子嘿精而狠叔發辨而淳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衛卒以此言見
咎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衛之言有徵位至桂陽太守卒

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宮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
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
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
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
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
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即時召
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
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殺饌過於禮制臣竊憂

有信微之處者當在此時

惶權納其言為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
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
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
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
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
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
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吳書曰弟和有
待之如兄常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

有欲讓之心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齒后土長

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此為哽
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天折
況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

刁宗平作刁宗
七刁字也
此字大胡疑誤
非時仲翔致
于文州之字
年且未定
一非字係也

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嗚嗚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
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
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
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畧博達器
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為爪牙
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銜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
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修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
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
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
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為
眾眾以財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是以法
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

官宗本

臣詳擇時宜博采眾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
於時出身憂國蹇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眾然全琮朱
據呂岱吾粲闕澤嚴峻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
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
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為忠豈況臣
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而
後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時為豫章
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
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諡登曰宣太子吳書曰初葬句容置
園邑奉守如法後三
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軍孫峻
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吳歷曰孫和以無罪見殺眾庶皆懷憤歎前司馬桓慮
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立英事覺皆見殺英實不知

年改葬
蔣陵
三國五十九

謝景者字叔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爲前有顧劭
其次卽景數年卒官

存未詳其人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慧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七年封建昌
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比方近漢宜進爵
稱玉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
以光羣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
本朝爲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
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羣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
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爲鎮軍大
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吳書載
權詔曰
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畧夙昭必能爲國佐定大業故授以
上將之位顯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離萬里內欲鎮撫遠
近慰郵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修文德
外經武訓持節則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

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
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爲置宮衛使中

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爲太子時

年十九闕澤爲太傅薛綜爲少傅而蔡頴張純封輔嚴維等皆從

容侍從吳書曰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玉珍異之賜諸子莫
得比焉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頴等每朝見進賀

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豐
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惜但不復會同飲食
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張純字元基教之于吳錄曰純少厲操
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爲太子輔義都尉是時有

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爲奸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

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

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構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

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

侍中從

行部七載

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
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
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次夫
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
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
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固不能
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為
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
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數焉故以此諷之是後
王夫人與全公主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
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視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
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

有字本

同之論夫如
立於仲謀日
規過收石茲
孫其微多
要於此
後有兒
乞也
也

連之度年益
實推結之
益智如子房

吳歷曰是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
宜搖動太子以生眾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

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玉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
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為魯玉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
譚徙交州權沉吟者歷年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王初拜猶
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寮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
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祀太
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
軍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一人立
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所改嗣之規矣臣松之以為袁紹劉表謂尚琮為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
權既以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步騭以德度著稱為吳良臣而
阿附於霸事同揚也何哉和既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庶况霸實無聞而和
為令嗣乎夫邪僻之人豈其舉體無善但一為不善眾美皆亡耳隲若果有此事則其餘不足觀
矣呂岱全琮之徒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
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據晃等
無事忿忿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
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
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吳歷曰是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
宜搖動太子以生眾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

事案本

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不納冕言斥還田里孫皓即位詔曰故僕射屈冕志臣社稷忠諫忘身封冕子緒為東陽亭侯弟幹恭為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尚書僕射冕汝南人見胡冲答問吳書曰張純亦盡言極諫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眾咸冤之吳書

權幽之遂棄市曰權寢疾意頗感痛欲徵和還立之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吳書曰和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寮聞之皆憂慘以為檣未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受國土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

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

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為我達妃期當使勝他

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

被誅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

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封和

子皓為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皓即祚其年追諡父和曰文

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

陽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

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翊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

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

東迎神於明陵皓引見仁親拜送於庭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

色如平生日皓悲嘉涕淚悉召公卿尚書詣闕門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

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翌日拜廟薦祭獻歛悲感

比七日三祭倡技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贖宜以禮

斷情然後止吳歷曰和四子皓德謙俊孫休即位封德錢塘侯謙永安侯俊拜騎都尉皓

十里住擇吉日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翽即斬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靚出擊大破之但

兵裸身無鎧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告皓皓醜之母子皆死俊張

承外孫聰明辨惠為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

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

者羊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

曰世之官折付
月之朝二子
與祖世附姓
俱往為傷則
和亦王霸云
自為云

以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矣。興隆之基，頃聞二宮竝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眾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

此字天按此
侍而孫安
子二名史
此侍之字
矣宗字為
子今名理
得與大帝
孫曰也

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搆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為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即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為齊王，居武昌。權薨

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強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預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玉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綺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綺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玉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

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謝慈等諫

奮奮殺之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命坐廢為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

為章安侯表傳載亮召以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

是民間或謂皓亡之言奮與上虞侯奉有立者奮母仲姬墓

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墓皓聞之車裂俊夷三

武士之豈出然奮之精爽鬱鬱匪離矣

黜短命早絲短不其其哀若禱以無干奮不善博奕固

稽曰將登畧心祖亦且為若美之奮善之姿自

吳書十五

三國志六十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漢

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

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

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

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候

官長商升為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

齊為永寧長晏為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

乞盟齊因告喻為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

疆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疆稱會稽太守賊盛兵

帝字是石字若
每博
斯御覽作期明
而特也此度約
斯字注中引此
文
每博度知信
其注朱音討
云其有斯致
在城中斯為者
姓御覽誤也

及古易 毛氏 卷和周書

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婿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
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
眾出降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
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
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姓吳各五六
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音干軍討漢
興經餘汗齊以為賊眾兵少深入無繼恐為所斷令楊松長丁蕃
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
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
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
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為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
饒分以為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楊黠歙時武彊葉

此所以保而王也
舊誤為抄今以
此從之

春國七柳覽有
雄黃勝五兵
蓋且能成敵
十字

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
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黠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
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
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
輕捷士為作鐵棊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塹山為緣道夜
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
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
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
凡斬首七千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
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
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
乃多作勁木白棊選有九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提棊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
軍以白棊擊之彼禁者果
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齊復表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黠歙凡六縣
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吳郡

新安各作
戈斬之
物覽有
道成之

此字全元起
賊則宗賊之
宗族力賊

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即復破稚表言分餘

杭為臨水縣吳錄曰晉改為臨安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

吳書曰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犬之用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狡獸率舞

宜在聖德非臣所能賜齊駟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

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

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

王海等起為賊亂眾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

精健為兵次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

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

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無謹以剋心非但書諸紳

也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

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

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

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為拒會洞

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

倚以為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

丹鏤青蓋絳檐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鬪

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

初晉宗為戲口將以眾叛如魏還為斬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

質權以為恥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

丹等襲斬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

會稽典錄曰景為滅賊校尉御眾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為當時冠絕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迭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別有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

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

子家流封陸
廷廷指不卷全

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楊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
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
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亦
有倒縣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徐眾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

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臣松之以為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煖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邀名或負其心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

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
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

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
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復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

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
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

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
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

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
之於石亭是時丹楊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

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吳錄曰琮時治富春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
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

千有餘萬本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吳書曰初琮為將甚勇決當敵

士以為榮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羣臣莫敢諫琮
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即從
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為琮有大臣之節也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
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

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
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

敢微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逆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為不忠琮既親重宗族子弟竝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為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吳書曰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寧坐阿黨曾王霸賜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為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權以岱為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吳書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千入西誘漢中

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眾拒岱岱攻圍即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為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為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為高涼西郡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洵陽賊王金合眾於南海界上首亂為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

賊帥張魯到漢興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召岱還

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

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趾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徽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

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

水經注卷一百一十四

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爲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會武陵蠻夷蠢動

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竝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資等分部討擊春卽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爲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畧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旣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埽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竝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

搔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偽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襪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禭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爲寧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爲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楊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致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各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

請休七條以部
官要何事唐
微簡族人之
籍印傳之亦不
主此與相傳信
我始為吳質三
教也及備陳其
事以見吳人智
政本疏此行不
慈且日皆竹籍
一時耶

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
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微幸得備州
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寔為之精誠微薄各位不昭
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
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
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
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
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
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陳所懷懼以大義未
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
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
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

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
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
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
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
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為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
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
觀東主一所非薄媼不復厚雖或蹙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
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
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愚
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小垂詳察忖度其言今
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為亂為亂之日
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

媼呼考手去之
說文三靜也

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
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興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貨運糧
以爲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
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厲
吏民以爲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
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
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著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
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齋牋託叛爲辭
且語心計不宜屑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勅之到州當言往
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
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
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
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爲後
信一齋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
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
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卽應人倡之爲變聞聲響抃今雖降
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
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
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
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爲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住
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卽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
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
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
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

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
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
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湮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
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
變其鑿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
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
此郡民大小歡喜竝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
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
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
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勵其志并乞請幢麾數
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
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闊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

神密若省魴賤乞加隱祕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
啓事蒸仍乞未罪怪魴因別爲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
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輪展
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效猥發優命勅臣以
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爲北賊所聞知者
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
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計爲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
載之一會輒自督竭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
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畧公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
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勳朝廷神
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
子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

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鮪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鮪亦

合眾隨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鮪初建密計時頗有

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鮪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

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鮪曰君下髮載義成孤

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徐衆評曰夫人臣立功効節雖非一

塗然各有分也為將執桴鼓則有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所義在不苟賊帥

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竝受其害臣松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吾粲唐咨

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鮪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鮪遣

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

自改為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鮪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

竝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為東觀令無難督虞預晉書曰處入所彈糾不避疆禦齊萬年反以處為建威將軍西征眾寡不敵處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於戰

禮曰淫放恣為百姓所苦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會稽典錄曰牧父緒樓船都尉兄翹上計吏少

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亂時號為運訥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為不然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

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

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

行義事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黍黍臨熟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僕為民主當以

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暨

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

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

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咎徐衆評曰牧臨長者之規問者曰如牧所行犯而不校又從而救之直而不有

又還而不受可不謂之仁讓乎哉答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己怨欲不行焉可以

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稻

按此五言詩
不仁故曰度
程早有大為
路考身

蓋忠於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取何以爲難矣未得爲仁讓也夫聖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而

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從吾從孔子也

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

會稽典錄曰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畧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爵雜續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與太守羊衡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在郡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都陽新都三

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

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

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

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

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因陽縣郡中震懼

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

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

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

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

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

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

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備舊即

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

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揚武

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

會稽典錄曰牧之在濡須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副因爲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況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爲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爲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爲秦

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劔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雎大皇帝時陸承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

武顯名三世故遂媾玄女為妃江表傳曰權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射雉濬諫權權

太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

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吳書曰驃騎將軍

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為害加厲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

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為眾作殿

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養以口辯為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

餉之在遠聞此心震而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

圖叛誅夷眾乃歸服江表傳曰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於

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於以啓權權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

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

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玄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

佳玄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玄曰得無潘太常得

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玄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

潘太常

此在後於解

元字

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

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

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

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

咎責躬因詢讓大臣語在權傳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濬女配建

昌侯孫慮吳書曰翥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

君昔因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密州里誰當復相代者

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為尚書僕射代溫為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在時下

元字

元字

將軍孫休卽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迕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幸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

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虞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

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上地實危險而堵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臣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旣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旣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息此輩矜哀孤寡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

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纏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

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
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
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
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
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
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
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
邵張悌郭連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
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
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祿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
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祿曰祿體質方
剛器幹疆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

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

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祿初皓常銜凱數

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為大

將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

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

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

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

謀皓深警懼云吳錄曰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為衛凱欲因此兵以圖之今選曹

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

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

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

此圖...
皓之...
元之...
七

指摘皓事足爲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
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
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
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
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江表傳載凱此表曰臣并受明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聰之甚也夫王者之興受
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
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
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
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
通理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
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
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

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或
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
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
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
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
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
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媵夫
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
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
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
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士被
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

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
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
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竝展所陳
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
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
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
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
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
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
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
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
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

漢書卷之六

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竝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
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
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
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
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
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
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
景帝時交阯反亂寔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
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鈞尋皆誅夷以謝百
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
咸以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
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

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

之罪願陛下留意江表傳曰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於立敢諫之

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畧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聞於天命以心審之敢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念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念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眾沈浮若比于伍負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平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耆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獻欷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懷德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早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剪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于

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魂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苟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肯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太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

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

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搆胤坐收下獄

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觀鯁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

給使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曰頃惟胤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胤所述召胤考問胤為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共為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疑竺泄之及服以為果然乃斬竺後為衡陽督

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搔動以胤為

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

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遣以財幣賊帥

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城清泰就加安南將

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

少字在左
州特在徐
州張龍山官
都替五而耶
也

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在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
天姿聰朗才通行絜昔歷選曹遺跡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
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
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
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
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
士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
以威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寶帶殊俗寶
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
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
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
咸熙矣胤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楊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

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
胤身絜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吳書十七

三國志六十二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任郡郡相孔融

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徐衆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

氏族故曰昨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後

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

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

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

安得不自屈為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

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

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關省尚書事外總

半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

古之氏族本由上賜漢史改或尼百主宜任責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任郡郡相孔融

嘉祥有假移
二并得楊巧
若不可皆幸
也

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
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
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
坐人皆怖畏壹竝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
厲羣臣為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
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
遂舍之嘉亦得免徐衆評曰是儀以羈旅異友客仕吳朝值讒邪於行當嚴毅之威命
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
士雖神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陷君勇不懼尊公不存私正不黨
邪資此四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傅二官存身愛名不亦宜乎蜀相諸
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
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
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
輔宜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
野不能究盡其意思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
書三四上為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
惠為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
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
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
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為戚時
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
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于天聽
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
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遺
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奉卷之時校
事核行是
尺加物於情
之而謂心不足
也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

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爲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爲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爲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爲吳王封綜儀詳皆爲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樊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

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旣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寔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爲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竝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氏

安漢云其人等
此後持如周
勃之不免也
不守水法
此等文字
故以何為

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
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
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
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
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
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
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
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
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為知天命也臣昔為曹
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
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
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

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聞其言而臣受性簡畧素不下人
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
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
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為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
卽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
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託叛南詣
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為天下大
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為臣妾延頸舉踵惟恐
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疑心亦實
天日是鑿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
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縣
縣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

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已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竝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間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旣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卽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

入三詐人者人
六詐之詐氏
北蕃討信信
有也也

蕃蓋後據
多指也

此事已見權傳
後漢書其刊列
不決也

吳錄曰
尚書郎吳郡太守

徐詳通使書
公惟一見其權
傳中以詳氏
詳則詳氏
未修稱與吳
據口表修在
當修得在注
中

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為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為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即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吳錄曰蕃有口本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今求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既為廷尉監眾人以據普與蕃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為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吳歷曰權問普卿前盛稱蕃又為之怨望朝廷使蕃反叛皆卿之由

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

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介

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

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詰策命鄰國書符畧皆綜之所造也初以

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

臣下議綜議以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

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

為中書令吳錄曰冲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

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其榱椽之佐乎

詳嘗以侍中伯將軍為節夜官掌典軍糧亦可見其幹略然則三考考證矣

少章云按卷中凡不立傳而附見者詳中略不及之徐詳附傳而詳與是儀

胡綜曰列且稱詳之數通使命各傳有評殊乖史例銜按徐詳本應立
傳失其行事而持存其大畧於評論中此亦史家互見法也馬班論贊
往有之陳大謂乖史例竊所未詳

書十七

吳書十八

吳範劉惇趙達傳第十八

三國志六十三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
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
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
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
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
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
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
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眾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
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
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

先王八月
范前造改
帝亦信相
亦非野人
分道里通
故載之免
人仍五年

恭唐云石砥
存於天地不
先為氣故字
傳乃正時品
不誤分毫今
人之上氣書

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
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
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
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
後權與魏為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為之備
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
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訣範祕惜其術不以至
要語權權由是恨之吳錄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身棄矣故終不言初權為將軍時範嘗白
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及
立為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
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及
後論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愛道於已也削除

法淋引據吳
作認周榮吳
夫人信道中
忠任作認勝

其名範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勝同
邑相善勝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勝曰與汝偕死
勝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
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
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
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竝良久權
意釋乃免勝勝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
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會稽典錄曰勝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則字少英列在八俊勝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偃終不迴撓初亦迂策幾殆賴
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歷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今鄞陽太守黃武五年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
業絕權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
卒無所得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曰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
死時權未稱帝此云陛下非也

時孫劉名位
甚微安能
理不度此
笑人之存也

劉惔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
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
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
以問惔惔曰災在丹陽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是
時邊鴻作亂卒如惔言惔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
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惔亦寶愛其術不以
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
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
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
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
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

又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乃言卿
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
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
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
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惜其術自闕澤殷禮皆名儒善士
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騰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
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騰他日齋酒具候顏色
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
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
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
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
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騰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

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
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吳書曰初權即尊號令達算作

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

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聞

居無為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

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

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

術絕焉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竝陳梁甫能書術恨通竝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峻再從子也圍碁

莫與為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與善書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姬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晉陽秋曰吳有葛

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為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

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孫盛曰夫玄覽未然逆鑿來事雖禪竈

咸云世也其精
然不以心之奇
唯入焉

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觀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
客術之鄙見薄於時安在其能逆觀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
象故豐豐成於著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迴轉一籌可以鉤深測隱意
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志其大者無所
取諸臣松之以為盛云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故評家之說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為非
理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東皆百死之餘耳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
中國之甚也焉知達不算其安危知禍有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乎而責不知魏氏將興流播
吳越在京房之籌猶不能自免刑戮况達但以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
蹟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算窮其要妙以知
幽測隱何愧於古而以裨梓限之謂達為妄非篤論也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
入人家門前破水中臥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洲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沈淪吳
主甚悵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
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又有姚光者有術吳主身臨試
之積積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挾裏之因猛風而燔之挾了盡謂光當以化為燼而光
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覘視者得一
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履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覘視之告曰
若能說此家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
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
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也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
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為介君為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
千金從象學變化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
吳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為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
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坵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坵中須臾果得鱸魚吳主驚喜問
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取以作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

初軍帳云度
後曰口捲云五
武昌也

得蜀薑作齋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
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
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
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下切鱸適了臣松之
以為葛洪所記近為惑眾其書文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
神仙之術詎可測量臣之臆斷以為惑眾所謂夏蟲不知冷冰耳

其非也... 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 少鬚眉折頰廣額大口高聲... 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待太子登講論... 道藝竝為賓友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 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 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 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 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噓命恪行酒至張昭... 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 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 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

吳書十九

諸葛滕二孫漢陽傳第十九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

江表傳曰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也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頰廣額大口高聲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待太子登講論

道藝竝為賓友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

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

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

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

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噓命恪行酒至張昭

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

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

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

三國志六十四

安漢曰才捷
人不可奪大
任

又云終始此
一語一語皆冷
也云云語與
快相友

辰温未光
元延收口先後
一幸所收而後
固一則石不亦
夫

新田不收
平民屯居
畧無所入
於是山民
饑窮漸出
降首恪乃
復

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羣臣竝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
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
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廩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

皆此類也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羣下
不起禕嘲之曰鳳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

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
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己而已又問卿

何如膝胤恪答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胤迴籌轉策胤不如臣恪嘗獻權馬先錫其耳范慎時在坐
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

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
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江表傳曰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

自以坐中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
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鵡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鵡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

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江表傳曰
權為吳王

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
陸遜曰小兒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

尊轉之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
權即轉領兵

已其跡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

眾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

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

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

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後狄之騰木也

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蠶至敗則鳥

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

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

將軍領丹楊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

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

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

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

安侯云此一段
六言也

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濶畧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
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
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
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為大讐惟坐克已不能
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
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
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
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
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捨小過纖微相責
久乃至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
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
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

峻於保格而後
乃相用權勢
邪共以此及權
在時改此有速
見不常以成敗

峻屬以後事

吳書曰權復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
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

見卧內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歔流涕曰臣等皆受厚
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
後以聞為治第館設陪衛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級諸
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

懼為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

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

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竝受殊恩非

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

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

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

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

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為脣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邁

直隸注云今州
江有西山密道
東州界謂之
東州之侯山在
為軍界謂之
西州界謂之
保界一也水居
志危州界外
而十里有故
東州

軍北城所以
也改新州城
于八夫此山
推勝之夫

或有是形
皆事也

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勅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成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眾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眾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畧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眾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與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作浮橋度陣於隄上

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為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俛身緣遏大笑之不即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為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楊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年春復欲出軍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為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拔出恪乃著論諭眾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

此論中蓋謂正武
侯出教國表也
謂多王父有孫
賊爭逐之計也
遊但志武武強
土師不規其符
曹延教國圖也
以三年石後不征
通師以入高力
一年乃在唐中
其明年始攻神
身亦有粗于膝
王少同能厚情
未一逐國按學
若乎至後也
充郭城作將不
免而次連眾攻
寇亦或日艾費
非馬後不請賊
三手謝劍表
派塞同吳之
乃及思與作金
注感處如後
運德鳴月分旅
未過居類約元
也之謂夫

日本之教自
飛信

時諸侯自恃兵疆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
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而近者劉景升
在荊州有眾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疆
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眾來向荊州當時雖有
智者不能復為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為囚虜凡敵國
欲相吞即仇讐欲相除也有讐而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
不為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
其為沼乎夫差自恃疆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
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為吳禍況其疆大者邪昔
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
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
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眾於今適

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
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
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眾人之情懷偷
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
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
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眾必倍於今而國家
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眾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
老復十數年畧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眾一倍而我兵
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為迂
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眾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
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為
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

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
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讐敵更疆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
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
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
出攻楚身被創痍介胄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
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
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
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
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
敢復難丹楊太守聶友素與恪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過東
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
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

美不忌誰以人
民皆成虛界
但廷皆將何利
石動是去何
二十有那
阮大東年天數於
諸將之兵
堅誠之下生徒
不於大乃去
成美若也

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
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
然未見大數孰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
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畧民人而諸將
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
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廻軍
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
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
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
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
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
畧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

西統楚之東
北今新州界
古南城信也
也
一羅一和羅
古而更也
羅一更也

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黎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
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
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
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常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
衛用其親近復勅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眾之所嫌構
恪欲為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
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
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
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
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閣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
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眾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
拆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

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
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答曰
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
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胤曰卒腹痛不任入
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
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
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
酒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為邪但恐因酒食中
人耳乃以藥酒入孫盛評曰恪與胤親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彊
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豈胤微勸便為之冒禍乎吳歷為長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
曰有詔收諸葛恪吳錄曰峻提刀稱詔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為非我所為乳母引亮還
內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同臣松之以為峻欲稱詔
宜如本傳及吳歷不得如吳錄所言恪驚起拔劔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
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

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

搜神記曰恪入已被殺其妾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是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曠何以不

常婢蹙然起躍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志林曰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

言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已受人恒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勳績莫著况呂侯國之元耆智度經遠而甫

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疎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則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猷造次可觀而晒呂侯無

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為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棋意無厭倦敏臨別

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言其明畧內定貌無憂色况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為最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

微卒為降人郭修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竝而載之可

以鏡鑒于後永為世鑒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鉤落於何相

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

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

而篋束其胷投之於此岡吳錄曰恪時年五十一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

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鳩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

校尉聞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

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為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

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

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

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

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

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

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竝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

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

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已凌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眾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

相逐於此耳

姦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勲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憐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樂布矯命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

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

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斂葬遂

求之於石子岡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為恪立碑以銘其勲績者博士盛冲以為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渴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

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為

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吳錄曰友有肩叟少為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

亂渡江依繇孫權為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

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

權為吳王追錄舊恩封胤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儀容吳書曰胤年十二而孤單筑立能治

此書時有字樣件

吳書曰胤年十二而孤單筑立能治

身厲行爲人曰哲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修勤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歎賞

弱冠尚公主年二十起家爲丹楊太守徒

吳郡會稽所在見稱吳書曰胤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臣弼權以胤故重

有窮冤悲苦之言對之流涕胤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憐理人

詔輔政孫亮即位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胤諫恪曰君以喪代

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

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

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畧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

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

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爾予復以爲然

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

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胤爲都下督掌統

留事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吳書曰胤寵任彌高接主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嵩嵩生恭爲散騎侍郎恭

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衛都尉爲侍中權臨薨受

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

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

峻曰鯨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峻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包容進

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吳錄曰靜臣上奏共推峻爲太尉胤爲司徒時有媚峻者

又姦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泄

死二年魏將母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於樂嘉峻帥驃騎將

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

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嵩嵩生恭爲散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衛都尉爲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鯨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峻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包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可貳也乃表以峻爲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矣

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

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蹉步凌統之聞之請

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蹉步凌統之聞之請

吳元振

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旨

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征東與贊為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

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

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為將破敵塞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眾寡不敵汝

速去矣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為將臨敵必先被髮

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

被害時年七十三眾庶痛惜焉二子畧平並為大將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通鑑按綝恂等欲因會殺

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陵朝臣

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其明

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

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

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為諸葛恪所擊恐

懼發病死時年二十八以後事付綝

孫綝字子通與峻同祖綝父綽為安民都尉綝始為偏將軍及峻

死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怒與

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綝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

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

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合眾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

融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并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

少子孫綝
你當衛崇
主子走馬侯
憲宗心中不
得與大帝子
曰詳說也

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綝為亂迫融等使有書

難綝綝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

胤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胤皆殺之文士傳曰華融字德麤廣

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

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故皆為胤盡死無離散者時大

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臣松之

以爲孫

皆宗本

然信據

通鑑按

宗本

綝雖凶虐與滕胤宿無嫌隙胤若且順綝意出鎮武昌豈徒免當時之禍仍將永保元吉而犯機觸害自取夷滅悲夫

綝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責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

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綝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

王惇謀殺綝殺惇慮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

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

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

三萬人屯安豐城為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

退為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

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

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為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為

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

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

盡焚異資糧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於鑊里而

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眾自戮各將

莫不怨之綝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

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

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綝乃推

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

乃令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

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綝亮妃綝從姊妹也以其謀告綝綝

率眾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

密謀曰孫綝專勢輕小於孤孤見勅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在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令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勅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宜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專且綝同堂姊邂逅泄漏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綝夜發嚴兵廢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韉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

通鑑曰此等
唐氏唐氏
今此五壽春
如十里陽國
唐三有陽泉
弘五壽春北
儀里設在案
別行
五都律
中揚法
卿也王芳波
南又推香記
在黎世也

卷之四十五

立宗於此
與大弟可也
與王祥皆一
行石已

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父情憤敗我大事
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慧勢當先與紀謀
不先令妻知也江表傳說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
漏泄有白於事為詳矣

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
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
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
班怒殺之
漢晉春秋曰彝魏尚書令階之弟
吳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

休曰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
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
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

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
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
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

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
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
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玉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承

以帝為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住道側綝遣將軍孫耽送
亮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綝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
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既即位稱草莽臣詣闕上

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彰
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棗謀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
周宣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

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
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
喻又下詔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

梓山梓山梓山
馬年是其証
皆能月指人意
其所編也
劉宗周布衣
時上書歸州
芥言日星不
視矣夫

宗本志
以去先
字及班

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水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丞相荊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闔亦封亭侯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綝分省文書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

吳歷曰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矣中書不應外

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水一皆給與

將軍魏邈說休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綝

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綝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綝益恐戊辰臘會綝稱疾休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綝復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闔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綝死時年二十八休恥與峻綝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綝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爲峻綝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

切召還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沙太守

見陸瑁傳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

將使蜀還為會稽太守時琅邪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結及休即

位徵興為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

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

唯興以為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

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為丞相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

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

乃勸興布於是興布廢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

青州牧俄或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

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畧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

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

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修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

必危之理也峻絀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

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說誅夷其宜矣

讀諸葛恪傳雖至隆亦不以過矣吳書史惟法伯言事似稍短其其他不

篇上可觀想用章華辭之後其書本勝其整比乃遂迥前良耳

手軍國事
此見於此

中定本

吳書二十

三國志六十五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書郎去官孫

休卽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

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為夏口監軍孫皓初復入為常侍與

萬或同官或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皓之

雙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時或逆意積以見責

其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舉

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

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

江表傳曰皓用
巫史之言謂建

業官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遷都之意恐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為力不同
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答卽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
碎壞欲以示威使眾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 吳錄曰皓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
以為笑樂萬或既為左丞相蕃嘲或曰魚潛於淵出水煦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

亦元傳劉世
乾象歷仙北
家法初製年
儀三論考度
是載宗書天
文志中此日其棟

跳字折
脫狀字

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木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於日月適多見其不知量耳臣松之按本傳云丁忠使晉還皓爲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或時尚未爲丞相至秋乃爲相耳吳錄所言爲乖互不同

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爲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徒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爲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爲監農御史孫皓卽位與王蕃郭連萬彧俱爲散騎中常侍出爲會稽太守入爲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或陳親密近職宜用好人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爲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迂皓意漸見責怒

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遊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旣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無勝於樓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爲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已近亦可得皓疾玄各聲復徙玄及子據付交趾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勅奕令殺之據到交趾

景茂齊之本
解乃子非此也
去書其後
少言其外
果齊孤應
依齊信以
齊村社信
不列三信天

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
玄殯斂奕於器中見勅書還便自殺江表傳曰皓遣將張奕追賜玄鳩奕以玄賢者不忍即宜詔致藥玄陰知之謂奕曰

當早告玄玄何惜邪即服藥死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無緣驟拜張奕以虧其節且禍機既發豈百拜所免江表傳所言於理為長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孫休即位從中郎為散騎

中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為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

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

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

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於賢表善

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質上下空任文武曠位

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

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

承旨各希時趨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

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

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

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

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

揖讓以進賢虛已以求過譬天位於乘輅以虎尾為警戒至於陛

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

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

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

帝舊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

霆謂之輕慢飲之醜澌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

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

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

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
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
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
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
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饑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
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
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
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
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
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敘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
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
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

字去改

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
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
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
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
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
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
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瞻朝夕出當鋒
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
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盪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
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
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
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已之威

持末本

持上文款
元不字

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
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
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
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
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
隈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殺函之
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
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
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
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疆本割情從道則成康
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
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

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于所

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册

元年也邵年四十九邵子循字彥先虞預晉書曰循丁家禍流放海濱吳平還鄉里節操高厲童叟不羣言行舉動必以禮讓好學博聞尤善三禮舉秀

才除陽羨武康令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遠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踐三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自新邦朝無知已格居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恨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授飾進被服恩澤奉豫朝未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久之召為太子舍人石冰破楊州循亦合眾事平杜門不出陳敏作亂以循為丹陽內史循稱疾固辭敏不敢逼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惟循與同郡朱詡不挂賊禍後除吳國內史不歲元皇帝為鎮東將軍請循為軍司馬帝為晉王以循為中書令固讓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勳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諮詢為一時儒宗年六十六太興二年卒追贈司空諡曰穆循諸所著論並傳於世子陽臨海太守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

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

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

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

此事已載初
仿似可有也

冰
時
本

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慕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肝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畧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竝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贊博奕矣。假

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
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
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爲黃門侍
郎孫亮卽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書華嚴薛瑩等皆
與參同孫休踐阼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
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
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
傳然曜竟止不入孫皓卽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
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
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
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
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
愈急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
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三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
賜茶菴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偏彊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
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
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甚使不濟濟非佳
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
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
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釐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
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
古歷注其所紀載絕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
合異同采撫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爲三卷
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

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思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矐與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矐矐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污被問寒戰形氣啞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疏救矐曰矐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矐矐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敘至行不彰實矐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矐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矐者

昔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恚爲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矐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臚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矐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矐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矐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遂誅矐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并覈詣宮門發表曰聞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卽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竝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歎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

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疆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

衡按不官作
不史記宗世
家似可學也
上

以見宗世
後

不圖一朝奄至傾覆辱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
趾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
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
虜窺箭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胸背有
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
墾殖之業為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
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
烽燧之急驅怨苦之眾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為資也如但
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
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為災景公下從
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
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
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鑄
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為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
後屢臻明珠既覲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為宅天
下為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
基非為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興駕遷佳門行
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
臣所以夙夜為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
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
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
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為後戒今築宮為長世之
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
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日月

於之類

滋慢若悉竝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
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
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
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
當角力中原以定疆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
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
世戒備如此況敵疆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沉沒
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林
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
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
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
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悞悞昧犯天威乞近哀省書奏皓不納後

周字法按久
其似皆作典
或元字以文飛
亦或周字
上注

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答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
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
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
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
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
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
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
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
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
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
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
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

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
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水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
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
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
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
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
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
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竝繡
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
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
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
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

此段議論
定矣

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
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
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
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
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
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
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
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
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
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覈年
老勅令草表覈不敢又勅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爲文曰咨覈小臣
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熙光紫闥青

昔之不及
聖文謂其
宜在左故
家為折表
也解之曰
直

璣是憑。茲挹清露。沐浴凱風。効無絲毫。負闕山崇。滋潤舍垢。恩貸
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
尤。畏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勅。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
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
不悉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
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
胡冲以為玄邵蕃一時清妙。畧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
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
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
理得免為幸耳。

吳書二十

西川毛國高
氏書印

三國志六十五

丁巳二月和三日閱畢

卷之四